

文稿

胡應麟《詩藪》板本述略

流通組 謝鶯興

一、胡應麟生平概述

胡應麟，字元瑞，一字明瑞，自號少室山人，又號石羊生。浙江蘭谿人。生於明嘉靖三十年(1551)，萬曆四年(1576)舉人，著述豐碩。

胡應麟於嘉靖 45 年(1566)，補弟子員。隆慶二年(1568)，成《百家異苑》。萬曆四年(1576)，以經義與屠隆同薦于鄉。萬曆五年(1577)，下第北還。萬曆九年(1581)，《綠蘿館詩集》刊成。萬曆十年(1582)，再度北上赴春官，萬曆十一年(1583)，下第還里。萬曆十二年(1584)，《三墳補逸》三卷成書。萬曆十四年(1586)，《四部正譌》書成，是年再次不第，自是三北禮闈，終身未曾仕宦。萬曆十七年(1589)，《九流緒論》三卷、《經籍會通》四卷、《史書佔畢》六卷、《華陽博議》二卷、《莊嶽委談》二卷、《詩藪·內外編》陸續撰成完刊¹。萬曆十八年(1590)，《丹鉛新錄》八卷、《藝林伐山》八卷陸續完書。萬曆二十年(1592)，《玉壺遐覽》四卷、《雙樹幻鈔》三卷陸續完書。萬曆三十年(1602)，病卒，享年 52 歲。撰有《少室山房類稿》、《少室山房筆叢》及《詩藪》諸作傳世。²事蹟見胡應麟自撰〈石羊生小傳〉³，及王世貞〈胡元瑞傳〉⁴。

二、卷數的問題

¹ 據謝鶯興《胡應麟及其圖書目錄學研究》，第一章第二節〈胡應麟年譜〉(頁 5~29，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，1991 年 5 月)著錄。王明輝〈「詩藪」撰年考〉(《江漢大學學報[人文科學版]》，第 24 卷第 4 期，2005 年 8 月，頁 33)認為：「王世貞〈石羊生傳〉大抵作于 1588 年(戊子)底，至遲不晚于 1589 年(己丑)春，其中提到胡應麟著作時有『《詩藪》內外編十二卷』，由此可證 1588 年或更早，《詩藪》已經完成了內外編十二卷。」

² 參見謝鶯興《胡應麟及其圖書目錄學研究》，第一章第二節〈胡應麟年譜〉，頁 5~29，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，1991 年 5 月。

³ 見《少室山房類稿》，卷 89，明萬曆 46 年(1618)江湛然刊本。

⁴ 見《弇州山人續稿》，卷 68，明崇禎間(1628~1644)刊本。按，王世貞〈胡元瑞傳〉係以胡應麟的〈石羊生小傳〉為底本，少見補充之處，清·張廷玉等奉敕撰《明史·文苑傳·王世貞傳附》(卷 287，據台北故宮博物院藏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縮印，台北·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86 年)、清·傅維麟《明書·文學傳》(卷 148，商務印書館，1937 年)、明·吳之器《葵書·胡元瑞傳》(卷 4，明崇禎 14 年刊本)等皆以〈石羊生小傳〉為底本，亦無補充之處。

《四庫全書總目》〈詩藪十八卷^{江蘇巡撫採進本}提要〉云：

是書凡《內編》六卷，分『古今體』各三卷；《外編》六卷，自周至元，以時代為次；《雜編》六卷，分『遺逸』、『閏餘』各三卷。皆其評詩之語。⁵

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僅註明「江蘇巡撫採進本」，未能明確知道是何時？何地所刻者。但明白指出《詩藪》為十八卷，以王世貞之說為「律令」：

所著《詩藪》十八卷，大抵奉世貞《卮言》為律令，而敷衍其說，謂詩家之有世貞集大成之尼父也。其貢諛如此云云。是應麟著此書時世貞固尚在，乃《內編》又自紀其作〈哭王長公詩二百四十韻〉事，豈應麟又續有所增益歟。⁶

對於《內編》收〈哭王長公詩二百四十韻〉的問題，認為是「續有所增益」的結果。《欽定續文獻通考·經籍考》⁷及《光緒蘭谿縣志·經籍志》⁸皆據〈提要〉所載，著錄為「十八卷」。繆荃孫《藝風藏書續記》則云：

明刊本，明胡震亨撰。《內編》六卷，分古今體各三卷；《外編》六卷，自周至元，以時代為次；《雜編》六卷，分「遺逸」、「閏餘」各三卷。卷首有「吳郡張借堂藏書記」朱文方印。⁹

繆荃孫記為「胡震亨撰」，觀其著錄之內容，與〈四庫全書總目〉相同，應是繆氏誤記。

同為十八卷本者，《崇雅堂書錄》作：「《詩藪·內編》六卷、《外編》四卷、《雜編》六卷、《續編》二卷」¹⁰，與〈四庫全書總目〉所載：「《外編》六卷」明顯不同，並多出「《續編》二卷」，應是另一種十八卷本。

⁵ 見卷 197「集部·詩文評類存目」葉 23，據台北故宮博物院藏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縮印，台北·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86 年。

⁶ 見卷 197「集部·詩文評類存目」葉 23，據台北故宮博物院藏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縮印，台北·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86 年。

⁷ 見卷 198，葉 37，據台北故宮博物院藏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縮印，台北·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86 年。

⁸ 見卷 10「集部」葉 43，《中國方志叢書·華中地方》本，據清秦簧修，唐壬森纂，清光緒十四年(1888)刊本影，台北·成文出版社，1974 年 12 月臺 1 版。

⁹ 見卷 7「詩文第八下·詩文評類」葉 16，《書目叢編》本，台北·廣文書局，1967 年 8 月初版。

¹⁰ 見書錄 15，「集部·詩文評類」葉 4，云：「廣雅書局刻本無《續編》」。甘鵬雲撰，《書目類編》本，據民國 24 年排印本影印，台北·成文出版社，1978 年。

按，《少室山房類稿》〈與王元美先生〉載：「《詩藪》六卷」¹¹，〈與王長公第三書〉云：「《詩藪》小復益之，《外編》卷帙略與內等」¹²。〈報劉君東〉云：「《詩藪》一部，中間持論頗為藝林所許，其『國朝』一帙藐論國初諸公」¹³，〈報王承父山人〉¹⁴說略同；今傳《續編》專論「國朝(明代)」，當指是編。〈與吳明卿〉云：「《詩藪》三編近頗行世」¹⁵。〈雜啓長公小牘九道〉之二云：「惟近所著《詩藪》內外四編」¹⁶。

由上列所述，《詩藪》原先僅為「六卷」，後來「小復益之，《外編》卷帙略與內等」，亦即「《外編》六卷」，則首先完成者為「《內編》」六卷。至於「三編近頗行世」之說，是指加上《雜編》，或是《續編》？不得而知。至「內外四編」之說則應包含《內編》、《外編》、《雜編》、《續編》等四編，可知《詩藪》係胡應麟隨作隨刻之作，四庫館臣見「十八卷本」收〈哭王長公詩二百四十韻〉，進而推測《詩藪》後繼有增益，惟不知是否仔細檢核《少室山房類稿》所載？因而未能指出「江蘇巡撫採進本」未收《續編》的問題。

胡應麟〈石羊生小傳〉¹⁷及明·王世貞〈胡元瑞傳〉¹⁸皆作：「《詩藪內外雜編》二十卷」，未列出「《續編》」的名稱，但有二十卷之多，與〈四庫全書總目〉所載不同。《千頃堂書目》作：「《詩藪》二十卷」¹⁹，《明史·藝文志》作：「《詩藪》二十卷」²⁰，《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圖書總目附補編》作：「《詩藪》二十卷」²¹、《金華經籍志》作：「《詩藪》二十卷」²²，應是據胡應麟傳

¹¹ 見卷 111，明萬曆 46 年(1618)江湛然刊本。

¹² 見卷 111，明萬曆 46 年(1618)江湛然刊本。

¹³ 見卷 115，明萬曆 46 年(1618)江湛然刊本。

¹⁴ 見卷 116，明萬曆 46 年(1618)江湛然刊本。

¹⁵ 見卷 114，明萬曆 46 年(1618)江湛然刊本。

¹⁶ 見卷 112，明萬曆 46 年(1618)江湛然刊本。

¹⁷ 見《少室山房類稿》，卷 89，明萬曆 46 年(1618)江湛然刊本。

¹⁸ 見《弇州山人續稿》，卷 68，明崇禎間(1628~1644)刊本，亦見《少室山房類稿》(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，據台北故宮博物院藏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縮印，台北·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86 年)之卷首。

¹⁹ 見卷 32，「文史類」，葉 6，清·黃虞稷撰，據台北故宮博物院藏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縮印，台北·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86 年。

²⁰ 見卷 99「藝文四·別集」，葉 35，清·張廷玉等奉敕撰，據台北故宮博物院藏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縮印，台北·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86 年。

²¹ 見卷 41「集部·文評類·評論二」葉 1，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編，《書目四編》

所載著錄，惜未詳記各編名稱。

諸書目中僅見《八千卷樓書目》記：「《詩藪·內篇》六卷、《外篇》六卷、《雜編》六卷、《續編》二卷」²³，詳列四編的名稱。這些書目的著錄都是二十卷，可印證四庫館臣所云：「續有所增益」的結果，惟所增益者是僅為《續編》，或連《內編》亦有增益？甚至是胡應麟的〈哭王長公詩二百四十韻〉係為後人所補入？據《胡應麟年譜》²⁴所載，萬曆十八年(1590)胡應麟聞王世貞(長公)病，曾前往探視；萬曆十九年(1591)回鄉後聞王世貞卒，即摭其履歷撰二百四十韻長詩哭之²⁵。以此觀之，如果說《內編》曾補入〈哭王長公詩二百四十韻〉，則應不早於萬曆十九年(1591)。至於《續編》的出現，據〈雜啓長公小牘九道〉之二所云：「惟近所著《詩藪》內外四編」²⁶，至少在萬曆十九年(1591)之前即已完成了。

《詩藪》各編各卷收錄的內容，以現存二十卷本為例，計：《內編》六卷：卷一為「古體上·雜言」，卷二為「古體中·五言」，卷三為「古體下·七言」，卷四為「近體上·五言」，卷五為「近體中·七言」，卷六為「近體下·絕句」。《外編》六卷：卷一為「周漢」，卷二為「六朝」，卷三為「唐上」，卷四為「唐下」，卷五為「宋」，卷六為「元」。《續編》二卷：「國朝上」、「國朝下」各一卷。《雜編》六卷：卷一為「遺逸上·篇章」，卷二為「遺逸中·載籍」，卷三為「遺逸下·三國」，卷四為「閩餘上·五代」，卷五為「閩餘中·南度」，卷六為「閩餘下·中州」。

三、板本及流傳

胡應麟〈與王元美先生〉云：「《詩藪》六卷」²⁷，即與王世貞書時，僅完成六卷。據《胡應麟年譜》所載，胡應麟之父僖於萬曆元年(1573)始與王世

本，台北·廣文書局，1970年6月初版。

²² 見志 24「集部·詩文評類」葉 6，著錄〈四庫書目提要〉語。胡宗楙撰，據乙丑(民國 14 年，1925)孟冬夢選慶刊本影印，台北·進學書局，1970 年 4 月影印初版。

²³ 見卷 20「集部·詩文評類」葉 5，丁仁編，《書目四編》本，據錢塘丁氏聚珍倣宋版印，台北·廣文書局，1970 年 6 月初版。

²⁴ 見頁 26，《胡應麟及其圖書目錄學研究》第一章第二節，謝鶯興撰，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，1991 年 5 月。

²⁵ 見〈輓王元美先生二百四十韻〉序，《少室山房類稿》卷 48，明萬曆 46 年(1618)江湛然刊本。

²⁶ 見卷 112，明萬曆 46 年(1618)江湛然刊本。

²⁷ 見《少室山房類稿》卷 111，明萬曆 46 年(1618)江湛然刊本。

貞(元美)遊；胡應麟與王世貞之弟世懋結交，是在萬曆四年(1576)，初謁則王世貞在萬曆八年(1580)夏天。²⁸王世貞〈答胡元端之一〉云：「近得家弟一書，謂縱橫藝苑中，自于麟外，鮮所畏，顧獨畏足下與李本寧耳……，而於足下尚未有通也。」²⁹知胡應麟與王世貞結交是透過王世懋的紹介，則《詩藪》初成，最早在於萬曆元年(1573)，至遲則是萬曆八年(1580)夏天。直至萬曆十九年(1591)之前〈雜啓長公小牘九道〉之二所云：「惟近所著《詩藪》內外四編」³⁰的底定，前後歷經十餘年的時間，由於是隨作隨刻，故諸書目所載亦有差異，現依刊刻時代論述於下。

(一)萬曆四十六年(1618)刊本

《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》著錄《詩藪內編》六卷《外編》六卷《雜編》六卷《續編》二卷，存二卷--《續編》二卷云：

明萬曆四十六年(1618)，江湛然刻《少室山房四集》本，李文田註，一冊，九行十八字，白口，四周單邊。³¹

《中國善本書提要》著錄北平圖書館藏《詩藪》二十卷，八冊，云：

明萬曆間刻本，[九行十八字(19.9×13)]，原題：「東越胡應麟明瑞著，新都江湛然清臣輯，澗水趙鳳城文鎮校。」凡分《內》、《外》、《雜》三編，編各六卷，又《續編》二卷，《存目》著錄本無《續編》，故僅十八卷。又館臣以是書成於王世貞在世之日，而卷內自紀其作〈哭王長公詩〉二百四十韻一事，疑續有增益，由今觀之，其說良是。觀此本刻於世貞卒後，自紀哭王長公一節在《內編》近體上，當是後來連類補入；其不能連類補入者，則為《續編》二卷也。汪道昆〈序〉[萬曆十八年(1590)]。³²

比對史語所收藏，美國國會圖書館攝製北平圖書館善本書微捲之《詩藪》二十卷，分：《內編》六卷《外編》六卷《雜編》六卷《續編》二卷，共八冊。依膠片所見之板式行款於下：

²⁸ 見頁 18，《胡應麟及其圖書目錄學研究》第一章第二節，謝鶯興撰，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，1991 年 5 月。

²⁹ 見卷 206，明崇禎間(1628~1644)刊本。

³⁰ 見卷 112，明萬曆 46 年(1618)江湛然刊本。

³¹ 見頁 2889，北京圖書館編，北京·書目文獻出版社，1989 年。

³² 見頁 706，王重民撰，上海·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3 年 8 月第 1 版。

白口，四周單欄。半葉九行，行十八字。板框 19.9×13.0 公分。板心上方題「少室山房」，板心題「詩藪」、編名、卷次、篇名及葉碼，板心下方間見字數。各卷首行題「詩藪」、編名、卷次及篇名，次行依序題「東越胡應麟明瑞著」、「新都江湛然清臣輯」、「澗水趙鳳城文鎮校」，卷末題「詩藪」、編名、卷次、篇名及「終」。收新都汪道昆萬曆庚寅(十八年，1590)春三月撰之〈詩藪序〉。

史語所藏之微捲與《中國善本書提要》所記完全相同，同一書無疑。但是，《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》與《中國善本書提要》所著錄者，雖同為內、外、雜、續四編的「二十卷」本，同為「九行十八字」，但《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》著錄為「萬曆四十六年(1618)」、「江湛然刻」、「李文田註」，《中國善本書提要》則為「萬曆間」、「江湛然清臣輯」、「澗水趙鳳城文鎮校」，應是不同的刊本。

(二)萬曆間刊本

史語所另藏一部題「萬曆間刊本」之《詩藪》：《內編》六卷《外編》六卷《雜編》六卷《續編》二卷，六冊，與《中國善本書提要》所著錄的「萬曆四十六年(1618)」不同，其板式行款如下：

白口，單魚尾，左右雙欄。半葉十行，行二十字。板框 19.9×14.4 公分。板心上方題「詩藪卷」，魚尾下題卷次及葉碼，間作編名卷次。各卷之首行題「詩藪」編名卷次、卷名及篇名，次行題「東越胡應麟著」，卷末題「詩藪卷終」。

該書亦收明·汪道昆〈詩藪序〉，但「詩藪序，夫詩心聲也」到「詩藪三編」段已佚，〈序〉後題「寓二酉園程百二題」，〈序〉文未署年月，書中鈐有史語研究所藏書印，書中見硃筆眉批、圈點，卷尾間見評語。是書《內編》〈近體下〉「杜少年行」條，自「錦城管一首近太白楊後」以下；《雜編》〈五〉「盧全」條，自「許用晦工七言然」以下；《續編》〈下〉「當弘正時」條，「士選輩不能得三之一，嘉」以下，皆有佚缺。

此種「萬曆間刊」、「十行二十字」本，《普林斯敦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》亦見著錄，屈萬里云：

《詩藪》二十卷，六冊，一函，明胡應麟撰，明萬曆間刊本。十行二十字，版框高 19.3 公分，寬 13.2 公分。是本凡《內編》六卷，《外

編》六卷，《雜編》六卷，《續編》二卷，都計二十卷。開卷題：「東越胡應麟著」，有汪道昆〈序〉，未署年月，疑是萬曆戊午(四十六年，1618)金華所刊《少室山房全稿》本。卷內鈐「許印應麟」、「星臺」、「許星臺藏書印」等印記。按：《四庫全書總目》著錄本，闕《續編》二卷。³³

屈萬里認為「疑是萬曆戊午(四十六年，1618)金華所刊《少室山房全稿》本」，卷首題「東越胡應麟著」，與目前所見萬曆四十六年(1618)江湛然刊行的《少室山房類稿》、《少室山房筆叢》、《甲乙剩言》等書，其卷首皆題「東越胡應麟明瑞著」、「新都江湛然清臣輯」、「澱水趙鳳城文鎮校」的字樣不同，應非同為萬曆四十六年(1618)刊本，而是與北京圖書館所藏者同為不能確定朝代的「明刊本」。屈氏若能詳記該本板心的款式，而北京圖書館亦記載其板框大小，或能進一步得知是否同一書板。

此種篇末署「寓二酉園程百二題」之汪道昆〈詩藪序〉，同為「十行二十字」，同為內、外、雜、續四編的「二十卷」本者，亦見於《續修四庫全書》本及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本，但此二書之扉葉卻題「明刻本」(詳見「明刻本」條)。而《中國善本書提要》「高麗銅活字本」條收錄之《詩藪》(詳見「高麗銅活字本」條)，亦是內、外、雜、續四編的「二十卷」本，同為「十行二十字」，惟王重民推測云：「此本汪道昆〈序〉後題『寓二酉園程百二書』，則原本汪序為百二所手書者」。知四書應是據同一底本，或即據所謂「萬曆間刻本」而重刊者，惜僅見《續修四庫全書》本及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本，若能得見普林斯敦大學藏本與北京圖書館藏本，或可比對其間的差異而得諸書的刊刻先後。

(三)崇禎五年(1631)刊本

是書國立中央圖書館(今改名國家圖書館)藏有三部，皆題：「明崇禎壬申(五年，1631)延陵吳國琦重訂胡元瑞《詩藪》、《筆叢》諸集本」，其中兩部題「《少室山房筆叢》三十二卷《續》十六卷《甲乙剩言》一卷《詩藪》二十卷本」。此二書，一為覆刻補配之全本，一為殘本，詳見《少室山房筆叢》條。另一部則題「《詩藪》十八卷《續編》二卷」。

1.序跋

³³ 見頁 577~578，屈萬里撰，台北·藝文印書館，1975 年 1 月初版。

A.題「《詩藪》十八卷《續編》二卷」本

是書台北廣文書局曾影印發行，大陸北京圖書館將其收入蔡鎮楚主編之《中國詩話珍本叢書》³⁴。扉葉有手書補寫之〈詩藪目錄〉(影印本無)，分：《內編》：古體上中下，近體上中下；《外編》：周、漢、六朝、唐、宋、元；《襍編》：遺逸上中下，閏餘上中下；《續編》：國朝上下等二十卷。

明崇禎五年壬申(1631)季夏五日雪崖吳國琦〈重訂胡元瑞詩藪筆叢諸集敘〉，交待其刊刻情形，云：

與灤水友人徐原古、徐伯陽、徐原性、章無逸、趙儀甫、郭泰象、唐堯章、柳六也、錢塘友人潘聲公之弟元良、子戴明重訂其《詩藪》、《筆叢》等編之謬，而無逸尤續梓其《詩統彙》四冊于《詩藪》後。

詳記吳國琦與徐原古等諸位友人姓名。是本鈐有「水香閣」、「吳印國琦」、「雪崖道人」之印；並收錄新都汪道昆撰〈詩藪序〉，不著年月；損齋道人王世懋撰〈序〉，標題作〈序二亦名詩測〉。

B.殘本

是本係《續編》在前，次為行書體之「萬曆庚寅(十八年，1590)春二月朔」新都汪道昆撰〈詩藪序〉，其中葉一至葉二上半葉為藏者手寫補入，鈐有「汪印道昆」、「方外司馬」墨印。

C.覆刻補配全集本

是本僅附「新都汪道昆伯玉撰」之〈詩藪序〉。

2.板式

以《詩藪》十八卷《續編》二卷本為例，白口，單欄，半葉九行，行十八字；小字雙行，行十八字。板框高 19.7 公分，寬 13.7 公分。

板心上方刻「少室山房」，板心間刻「詩藪○編」、「卷名」、「篇名」及葉碼，板心下方間刻「字數」、「壬申重刻」、「壬申補刻」等字樣。

B 本為殘本，內容與 A 本相同，C 本為覆刻補配全集本，《內編·古體》的上、中、下等三卷，板心間無「篇名」。

各卷首行上題「詩藪」，下接「○編」、「篇名」、「主題」，次行依序題「東越胡應麟明瑞」、「新都江湛然清臣」、「灤水趙鳳城文鎮全輯」、「延陵吳國琦公重訂」。

³⁴ 同鈐有「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」長型墨印，2004 年 12 月 1 版。

A 本鈐有「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」長印，C 本有「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」方印，B 本則無印。卷尾末行與卷頭首行所書「詩藪」、「○編」、「篇名」、「主題」相同，行末書「終」字，三本皆同。

據上面所述，可知三本雖同為吳國琦重訂本，但書名有所不同，內容亦有差異：

A 本當為原刊本的單行本，甚或是「少室山房全集」中的一種。

B 本則為殘本，且〈序文〉一篇為收藏者以萬曆四十六年(1617)刊本並有殘缺的〈詩藪序〉補入，藏者在殘闕部份以手寫補齊。

C 本則為覆刻補配本，主要推測的根據有三：a.《內編》「古體」的上、中、下等三卷，板心未題「雜言」、「五言」、「七言」等字樣；b.明瑞之「瑞」字右上的「山」字作垂直狀，但前兩本則作傾斜狀；c.「東」、「胡」、「新」、「清」等字之「點」與「豎」之筆劃皆不同；d.邊欄及界格完全符合。據此推測 C 本的前三卷為覆刻本。而此一板式，與《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》著錄：

《詩藪》二十卷，明刻本，八冊，九行二十字，白口，四周單邊。
存十六卷：《內編》六卷、《外編》六卷、《雜編》二卷、《續編》二卷。³⁵

同為「九行二十字」，「白口單邊」，疑或同一刊本，惜因未能目覩，僅能據著錄的內容推測。

(四)明刻本

《少室山房筆叢》一書，除上述萬曆、崇禎二朝刊本外，尚有一種視為明刻本者，《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》即著錄一部，云：

《詩藪·內編》六卷《外編》六卷《雜編》六卷《續編》二卷，明刻本，六冊，十行二十字，細黑口，左右雙邊。³⁶

因未見原書而無法知其詳，但此種「細黑口左右雙邊」、「十行二十字」本的明刻本，亦見於《續修四庫全書》與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收錄。《續修四庫全書》本扉葉題「據明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一九五毫米寬二八四毫米」，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本則僅題「南開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」。詳細比對二

³⁵ 見頁 2889，北京圖書館編，北京·書目文獻出版社，1989 年。

³⁶ 見頁 2889，北京圖書館編，北京·書目文獻出版社，1989 年。

書之板式行款，完全相同，亦同鈐有「南開大學圖書館藏書」方型墨印，其板式行款如下：

細黑口，黑單魚尾(間見白魚尾)，左右雙欄。半葉十行，行二十字；小字雙行，行二十字。板心上方刻「詩藪卷」(《雜編》、《續編》則題「詩藪雜[或續]編卷」)，魚尾下題各卷名稱及葉碼。各編各卷首行題「詩藪」、「編」、各卷名稱卷次及各卷標題(如詩藪內編—古體上雜言)，次行題「東越胡應麟著」，卷末題「詩藪」及各卷名稱(如詩藪古體上)。

收錄汪道昆<詩藪序>，篇末署「寓二酉園程百二題」。

按，史語所藏「萬曆間」刻本與南開大學藏本皆為「十行二十字」，前者板框「19.9×14.4公分」，後者為「一九五毫米寬二八四毫米」，以丈量者可能出現的誤差觀之，二者的板框大小應是相同的，但史語所本為「白口」，南開大學本為「細黑口」，各卷首行及末行之題名不同，則應是不同刊本，惜南開大學藏之「明刻本」係近幾年影印出來，而史語所藏「萬曆間刊本」則礙於該館政策，調閱困難，而未能詳細比對出其間的相異。

單就北京圖書館藏之「十行二十字細黑口左右雙邊」的板式，中研院史語所藏萬曆刊本之「十行二十字白口單魚尾左右雙邊」及南開大學藏本的「半葉十行，行二十字；小字雙行，行二十字，細黑口，黑單魚尾(間見白魚尾)，左右雙邊」的板式觀之，三種應是不同的一刊本，而南開大學藏本的魚尾有黑與白兩種，或是據原書版補刻者。

(五)明刻鈔配本

《中國善本書提要》著錄藏於北大的鈔配本《詩藪·內編》六卷《外編》六卷《雜編》六卷《續編》二卷，二冊，內容如下：

明刻本，九行十八字(19.6×13)。此本前四卷是鈔配，卷第五題：「東越胡應麟明瑞著，新都江湛然清臣、澗水趙鳳城文鎮全輯，延陵吳國琦公良重訂」。鈔配所據本題：「東越胡應麟明瑞著，新都江湛然清臣輯，澗水趙鳳城文鎮校」，則所據之本，已是啟、禎間所刻，而吳國琦重訂，似應更在稍後。上書口刻「少室山房」四字，下書口有「壬申重刻」字樣；壬申為崇禎五年(1634)，殆即吳國琦補板重印之年也。鈔補之卷，錯字極多，均有籤校。卷一頁二眉端有朱

筆記云：「元瑞淵博，洞悉源流。此書自有詩話以來所未有，惟其崇拜元美，於何、李諸家亦稱許過當，是其短處，讀者當分別觀之。壬子九月十九夜，蟄庵老人偶記。」汪道昆〈序〉[萬曆十八年(1590)]。³⁷

王氏據其所見，認定北大藏本，係崇禎五年(1634)吳國琦補版重印本，藏者以「啓禎間所刻」抄配，且「均有籤校」，卷一頁二書眉另有朱筆記載，未署「壬子九月十九夜，蟄庵老人偶記」，則蟄庵老人應即此本的抄配、籤校者。按，蟄庵老人疑即曾習經，字剛甫，號蟄庵，揭西縣棉湖鎮人，生於清同治六年(1867)，卒於民國十五年(1926)年。喜藏書，「得書後，他喜歡隨手在書眉上寫心得評論。傅增湘《雙鑒樓藏書記》中說：『剛甫歿後，其夫人挽余拾料遺篋，藏書萬卷，多手自輯補，每帙皆經點勘，卷頭紙尾，丹墨爛然。』」³⁸則「壬子」即民國元年(1912)，曾習經已引退歸鄉，故能「藏書萬卷，多手自輯補，每帙皆經點勘，卷頭紙尾，丹墨爛然」。

(六)日本貞享三年(1686，清康熙二十五年)刊本

是書為日本貞享三年(1686)武村新兵衛刊行，《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圖書總目附補編》³⁹著錄，此刊本為二十卷本，收《內編》六卷《外編》六卷《雜編》六卷《續編》二卷，四冊。台大研究生圖書館收藏全帙，國家圖書館藏本則為殘卷，僅存《雜編》六卷《續編》二卷，四冊。

1. 板式

白口，單欄，單魚尾，板框高 20.2 公分，寬 14.4 公分，半葉十二行二十二字，小字雙行二十二字。

板心上方刻「詩藪○編」，魚尾下刻「卷名篇名」，下記葉碼。各卷首行題「詩藪○編卷次卷名篇」，次行題「東越胡應麟著」卷末題「詩藪○編卷次畢」字樣。

2. 序跋及藏印

台大研究生圖書館所藏為全帙，附汪道昆〈詩藪序〉，〈目錄〉。書中間見硃筆眉批，全書皆有硃、藍筆圈點。

³⁷ 見頁 705~706，王重民撰，上海·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3 年 8 月第 1 版。

³⁸ 引曾益新〈清末著名詩人和藏書家曾習經〉頁 23，《嶺南文史》，1999 年第 4 期。

³⁹ 見卷 41「集部·文評類·評論二」葉 1，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編，《書目四編》本，台北·廣文書局，1970 年 6 月初版。

書末附「貞享丙寅(三年，1686，清康熙二十五年)三月吉辰二條通大恩寺町武村新兵衛刊行」之跋文，云：

得明胡應麟《詩藪》四編，歷訪賞者謂是編精覈超詣，唐宋以降說詩之傑者。

台大研究生圖書館藏本鈐有「台北帝國大學圖書」、「尾臺藏書」、「久保氏所藏圖書記」、「岡氏奔藏」、「臺北帝國大學圖書」，以及手寫之「尾臺藏書」四字。

國家圖書館所藏之殘卷，鈐有「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」、「元和鄒氏書廬中物」等藏印。

(七)光緒年間廣雅書局刊本

1.書名及卷數

廣雅書局刊本《詩藪》有兩種，一為《少室山房集》六十四卷(或為《少室山房集十五種》六十四卷)本所附的《詩藪》十六卷本。

此一板本，台大文學院圖書館、中研院史語所(史語所另又藏一種單行本)、香港馮平山圖書館等三館皆有收藏，皆為《內編》六卷《外編》四卷《雜編》六卷四冊的十六卷本。

但《四庫全書》「詩文評類存目」著錄，卻為十八卷本；《金華經籍志》云：「《詩藪》十八卷，廣雅書局已刊行」的記載，似乎廣雅書局所刊行的，不止十六卷本一種。

現傳廣雅書局刊本只見十六卷本，即《內編》的古體上、中、下，近體上、中、下等六卷；《外編》的周、漢、六朝、唐等四卷；《雜編》的遺逸、中、下，閏餘上、中、下等六卷。總計十六卷，比十八卷本少了《外編》的宋、元兩卷，比二十卷本又少了《續編》二卷。

2.板式

黑口，單欄，單魚尾。半葉十一行，行二十四字，板框高 20.7 公分，寬 15.3 公分。

板心刻「詩藪○編卷○」「篇名」及葉碼，板心下方刻「廣雅書局刊」。各卷首行題「詩藪○編卷○」及卷名、篇名，次行題「明東越胡應麟撰」。卷末題「宿松羅忠濟初校」、「南海羅崇齡覆校」、「順德李肇沅再覆校」等

字⁴⁰。每葉皆有書耳，註明大字字數及小字的字數。

3.序跋及藏印

有汪道昆撰於萬曆庚寅(十八年，1590)春三月的〈詩藪序〉，及王世貞撰〈石羊生傳〉。史語所藏《少室山房集》六十四卷本，則先〈石羊生傳〉，次《內編·古體》三卷，次汪道昆〈序〉，次《內編·近體》三卷，與他本首為〈詩藪序〉，次〈石羊生傳〉，次《內編》、《外編》、《雜編》的次序明顯不同。

台大藏本則鈐有「臺北帝國大學圖書印」，史語所藏本鈐有「傅斯年圖書館」等藏印。

(八)高麗銅活字本

是書為二十卷本，計：《內編》六卷《外編》六卷《雜編》共卷《續編》二卷，臺灣地區未見，僅見於《中國善本書提要》的記載，云：

六冊，高麗銅活字本，十行二十字。原題：「東越胡應麟著」。按《四庫存目》著錄本僅十八卷，廣雅書局翻刻本亦無《續編》。此本汪道昆〈序〉後題：「寓二酉園程百二書」，則原本汪序為百二所手書者。汪道昆〈序〉。⁴¹

根據王氏的記載，是本與史語所藏「明萬曆間刊本」之《詩藪·內編》六卷《外編》六卷《雜編》六卷《續編》二卷，六冊本，版式行款相同，是否高麗銅活字本即據此一刊本製版刷印？因未見原書，不敢妄加臆測。

(九)上海中華書局校點本

《簡明中國古籍辭典》「詩藪」條云：

1958年，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出版校點本，收入《中國文學參考資料叢書》。⁴²

金鍾吾《胡應麟的詩史觀與詩論研究》，記《詩藪》板本時，說：

⁴⁰ 此見於《內編》的卷四至卷六，卷一與卷二則題「黟縣黃士陵初校」、「南海羅崇齡覆校」、「順德李肇沅再覆校」，卷三則題「懷甯丁樹屏初校」、「南海羅崇齡覆校」、「順德李肇沅再覆校」。《外編》則題「長沙張百均初校」、「懷甯丁樹屏覆校」、「順德李肇沅再覆校」。《雜編》則題「宿松羅忠濟初校」、「懷甯丁樹屏覆校」、「順德李肇沅再覆校」。

⁴¹ 見《補遺·集部·詩文評類》頁25，王重民撰，上海·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3年8月第1版。

⁴² 見頁564，吳楓主編，長春·吉林文史出版社，1987年5月第1版。

民國四十七年(1958)上海中華書局以日本貞享三年(1686)校廣雅書局刊本印行。而正生書局民國六十二年(1973)排印標點，卷首附王世貞<石羊生傳>，以《內編》、《外編》、《雜編》、《續編》為次。⁴³

又云：

上海古籍本二十卷，由王國安以萬曆十八年(1590)殘本及朝鮮舊刊本校補中華書局本印行。⁴⁴

依金氏之說，點校本當有上海古籍本及上海中華書局兩種板本，檢索「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」的「圖書聯合目錄」，知中華書局出版有著錄「上海」及「北京」兩種，實際上一是據編輯地點著錄，一是據出版社地點著錄；一為台大典藏上海古籍出版社本，一為1973年台北文馨出版正生書局經銷的《國學叢書》本；以及僅見書目的1936年上海開明書店本等數種。

中華書局校點本的1962年<出版說明>云：

《詩藪》，《四庫存目》著錄僅十八卷，漏計了二卷《續編》。本書通行有清末廣雅書局刊本，是附刻在《少室山房筆叢》後面的，但缺《外編》五、六兩卷，其他舛誤闕漏亦復不少。現據南京圖書館藏日本貞享三年丙寅(1686，清康熙二十五年)重刊明本校補廣雅書局本，並加以標點重印。

是本首為<目錄>，次附汪道昆<序>，次為王世貞<石羊生傳>，依次為《內編》、《外編》、《雜編》、《續編》為次。與金氏的記載，多出汪道昆所撰之<序>。而金氏所云「上海古籍本」係以「萬曆十八年(1590)殘本及朝鮮舊刊本」來校中華書局本。依各家書目所載，卻未見《詩藪》有「萬曆十八年(1590)刊本」⁴⁵，或許因汪道昆之<序>撰於萬曆十八年(1590)，故有是說。

四、結語

由於《詩藪》是胡應麟隨作隨刻之書，最早的「六卷」本(見<與王元美先生>)⁴⁶，到現傳「二十卷」本，前後歷經十餘年始得以完成。然「六卷

⁴³ 見第一章附註，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，1985年。

⁴⁴ 見第一章附註，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，1985年。

⁴⁵ 王明輝<「詩藪」撰年考>(《江漢大學學報[人文科學版]》，第24卷第4期，2005年8月，頁34)認為：「《詩藪》內外編本文的寫作最終完成于1589年，《詩藪》最初版本的刊刻完成于1590年。」

⁴⁶ 見《少室山房類稿》卷111，明萬曆46年(1618)江湛然刊本。

本」今日未見。金鍾吾所云：「上海古籍本二十卷，由王國安以萬曆十八年(1590)殘本及朝鮮舊刊本校補中華書局本印行」，又可能是據汪道昆〈序〉所署的年代而誤判。現存以萬曆四十六年(1618)江湛然刊本為最早，其次為萬曆間刊本、崇禎五年(1631)吳國琦刊本，而所謂的「明刻本」則是無法確定刊年代的泛稱。有清一代，僅見光緒年間廣雅書局刊本，間接可證清代之不重視《詩藪》，此現象是因錢謙益《列朝詩集》所云：「余錄先後五子之詩，以元瑞終焉，非以元瑞為足錄也，亦庸以論世云耳」⁴⁷的評論，目的僅在於「論世」罷了，而否定胡應麟的人品和學術成就的影響？或是《四庫全書總目》所評：「大抵奉世貞《卮言》為律令而敷衍其說，謂詩家之有世貞集大成之尼父也，其貢諛如此云云」的影響？雖然清人不予重視，但是日本與朝鮮卻有刊本(或活字本)行世，這又代表著何種意涵呢？到了民國，陸續出現幾種重排或點校的新面貌，甚至是近幾年來台灣與大陸地區據舊刊本景行的。

至於以《詩藪》作為研究主題者，台灣地區至遲在1977年，即有當成學位論文探討者⁴⁸，以單篇論文發表的，透過「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系統」檢索到4篇；利用「中國期刊全文資料庫」檢索，大陸地區1994年至2006年間，也有7篇。近代持續有人對《詩藪》進行研究的現象，或如王明輝〈「列朝詩集小傳」胡應麟條辨析〉所云：「可見，由于錢謙益觀點的影響，《詩藪》的價值一直被世人所忽視，直到近二十年來，學界才真正開始對《詩藪》價值進行客觀的學術探討。」⁴⁹

⁴⁷ 見《丁集》卷6，葉36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本，上海·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3月第1版。

⁴⁸ 鄭亞薇《胡應麟詩藪之研究》，政治大學中研所碩士論文，1977年，是目前可查得的學位論文中最早的一篇。簡錦松〈胡應麟詩藪的辨體論〉(見《古典文學》第一集，台北·台灣學生書局，1979年)，是發表在期刊上的論文。金鍾吾《胡應麟的詩史觀與詩論研究》(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)，則已經到了1985年。

⁴⁹ 見頁63，《殷都學刊》，2006年第1期。按，1933年，吳哈撰《胡應麟年譜》(見《清華學報》第9卷第1期，1933年12月)可說是近人研究胡應麟的開端之一。而針對錢謙益《列朝詩集小傳》對胡應麟評價的探討，在2003年時，已有李慶立、崔建利〈試析錢謙益對胡應麟的評價〉(《山東師範大學學報[人文社會科學版]》，第48卷第1期)論述在前了。